莊子通義

莊子卷第七　參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褚伯秀義海纂微

雲谷王潼錄校刊

雜篇

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身外之物]。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人力所不及]養形必先之物。[衣服藥餌]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勞心奔力以求厚積]有生必先無離形。[行住坐臥]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辟穀絕食自謂僊人]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

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生之來去不可卻小言氣機之往來有一定之命所謂循是也入不得已而[illegible]

平者心體虛明必正必平功造正平則形稱湛寂如死而甦是更生也更生則所在者惟發惟神而應跡不捷事與生不必遺棄而自無累矣心不逐事即無累形精不虧四句足養生之義形損而全精耗而復則反本還元去敝就完是能移也工夫如此不息日新日精漸齊純氣之守命本百年今可倍蓰非推不失其天年且又加於定稟此命在我不在天之意是謂反以相天也

義海 許由高隱而辭禪知生之所無以爲也夫子阨陳而絃歌知知之無所奈何也儻不安其生而蓋之物有餘而形不養矣不安其知而役之形不離而生亡矣生之來不能卻善養以致之也其去不可止過養以傷之也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是知養之爲養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蓋不明其所以養而養非其養也生不足爲以其因養而亡也然次

有不可不爲者若饑食渴飲之類其爲也不免以有世世有爲耳故欲免爲形累莫如棄世有世而遺之何累之有正平謂視物如一而與世俗之生道不同故曰更生更生則近於道矣事不足棄我能轉物也生不足遺我亦忘之也然而形全精復則本於棄事遺生出相以致精也與天爲一斯其極致爽夫世間萬物皆稟天地之氣合則爲物之體出而有也散則復還天地之始歸於無也形全精復則能通化故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在人爲人過物爲物也精而又精謂純亦不已反以相天則歸乎受氣之初造化所不能役此由逵生以造乎忘生之妙也爲世爲形義亦相類互其文耳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履崖 首出庶物 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

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

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遌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讐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均平。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眞

通義 此列子以所知者設問荅以自決亦以開道也猶行於水也造乎不形無所化也上

無所化無終也不滅其大不自滿也不忽於人不棄卑也物焉得而止言過化存神者外物不滞其太虛之體也餘義皆明

閒論 列子得風仙之道故其間若此以純氣之守一語盡之蓋人獸草木虛空金石有情無情不離乎氣人則得氣之純仙則能守此純氣而抱神以靜故其動也物莫能窒火莫能熱危莫能慄也夫貌象聲色物無相遠又奚足以相先舉不離乎形色而已然則所謂先者物之不形乃物之所自形物之無化乃物之所自化則萬物之終始可見矣得是理而窮之之物焉得而制焉故將處乎一所受之分藏乎日新之紀而遊乎物之至極一情養氣與天合德通乎物之所造則超乎形色之表矣其形可志其神無間物奚自入其舍哉次論醉者全於酒聖人藏乎天故莫之能傷也鎮于飄瓦忮無心無情雖觸人而人不怨況

不觸人乎人能若是天下均平戰爭殺戮何自而有故天性人知在乎所關而德賊分焉學者慎諸物焉得而止焉止字說之不通郭註云至極者非所制也當是制字聲近而訛耳讀者詳之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

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通義】此即事以演老子之言以見孔之信老也承蜩持竿粘蜩也累丸於竿首自二至五而不墜言練習之熟神凝而物定也厥株拘枝言其形之不搖不反不側言其心之不搖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淵名）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善水淸者）則未嘗見舟而便（於）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

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心者神明之舍）惡往而不暇。（[illegible]）以瓦注者巧。（[illegible]）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illegible]義】此與上章言習熟若性成。此則言外重者雖習不能熟。尤見志之不可分也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

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岩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簿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

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音患）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直轉反）楯之上。聚

僂之中。則爲之。爲藏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與藏者。何也

【實義】觀後勉其所不足也入而藏有心晦也豹似之出而陽有心顯也殺似之柴立木偶也中央隨時顯晦不以顯晦成跡也畏塗之喻日用之謹也牢藏之喻名利之謹也夫是之謂達生

【總論】已上四章大意相類痀僂承蜩用志不分似發明前章純氣之守淵人操舟若神即精義入神之謂也牧羊鞭後則示養生之規祝宗說彘則警軒冕之惑是皆所以破世人之昏迷歸達生之妙旨經旨坦明不復贅釋抜篲上蒲末切李氏舊註云把也廣韻口義同振抜之抜抜篲掃帚也諸解畧而不論無隱范先生云抜讀同拂拂拂篲皆服役者所執

解義通而音訓未明詳玩字形參之以理而得其讀扱當是扱傳寫小差監韻扱音揷輿旻同全羽也亦侍者所執豚楯陸氏音義云字當作篆轖畫轄車所以載柩聚當作菆才官切僂當作蔞力九切謂殯於菆塗蔞翣之中也而舊傳經文用字若此續考禮記檀弓篇天子之殯菆塗龍輴以槨又云設蔞翣蔞同柳菆也聚木蓋椁而塗之龍輴則篆畫龍文也經意蓋謂取富貴者之死以易蟲之生蟲猶不爲之豈有人而不如蟲乎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呼該反）詒（吐代反）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

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陪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

辴敕引反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通義】疑妖而病聞覇而愈固常人之情或謂鬼之有無盡由心造此則迂儒執一之見達幽明之故者知鬼神之情狀易曰載鬼一車伯有爲鬼禍盈福謙謂無鬼神可乎此見桓公之覇有命存焉幾故先見或曰覇以得仲得仲亦命也尸蟲出戶亦命也

【[illegible]】桓公因疑而致疾則非藥所可痊告敖以妄而止妄遂不藥而成效則知鬼之有無由心之起滅而心有好惡又人之妄情也明矣妄情去則好惡得其真本心明則起滅不由彼今人逐妄喪真皆見鬼而成疾者也然則孰知治之善哉告敖之言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斯爲治病之良劑與蓋戲泯出而心痛除弓影去而疑病愈之類也信能澄心

離覺塵白內融一塵不留萬境真相照顯何由而見病何由而入哉據所載鬼名似涉怪誕然孔子家語亦有夔罔象之說左傳新鬼大故鬼小史記滈池君獻璧之來則鬼不為無有也但陰陽各得其所兩不相傷足矣經云天下有道其鬼不神

紀渻子為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此節雞以狀進德脩業者之始終也具美質者易為自大無所角而誇既知養矣時

或逐於鬬見養漸深矣神定氣充不畏外感
養既久矣則外感不離而中存坦寂已忘其
勝物志其類不動
如偶動則物從也
[illegible]虛憍而恃氣暴其氣以求敵也猶應嚮
景有所逐而志內也疾視而盛氣內充而發
見有意於勝物也望之似木雞則內德而外
化遺物而獨立異雞無敢應見者反走矣此
明養氣以全神神全而威者之效也人而學
道至於形如槁木則氣與神不待養而自全
見神猶為之欽服況同類乎古之人所以不
爭而善勝者以此雞已乎說不通按列子本
文作雞可鬬已
乎莊文脫畧耳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即列子[illegible]
鼉魚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

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有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此與前操舟大旨畧同雖言入水不溺之故實指素患難行乎患難未嘗不自得也

呂梁丈人蹈水行歌其妙在乎從水之

道而不與私所以水不能害也人之履世能從人之道而不為私人亦無害之者矣推是理以交物安往而不全哉始乎故則因習而成長乎性習久成自然也成乎命則與水相忘不知所以然而然是謂得全於天者也按此章即同無忤者履物而不傷之意斯言也其為涉世之標準與

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之所成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

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通義】此言因材而爲各成其天任責者非純心歛神亦不足以盡物之性也鐻者筍簴之端刻爲禽獸形者也梓人小藝猶以無外慕志形體不役於物乃能施其工欲成天下之材者可知矣

【義疏】未嘗耗氣則神全矣又齊以靜心是謂養神氣之道故見於用也其巧專而外滑消觀夫木材天性合鐻形者然後加手則用力少而見功多此器之所以疑神也然而以天

合天之妙不可以言盡惟窮神知化斯足以與焉人而能不爲慶賞爵祿非譽之所移則凡所舉措何往而非疑於神耶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通義 君子不竭人之歡不盡人之情以全交也至於自用勞神理勢必敗況馳騖於外者形神俱勞乎此言竭媚君之才以從君欲者失己傷物類如此

【注】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可以證文弗過之義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喻善御者執轡於上而馬調於下也鉤百謂圓驅而不止故知其必敗力竭而猶求則非惟馬敗而人亦務只公家而不言惡其沮志也少頃而驗斯表先見之明然於危已無濟矣世之聽忠而不能用者其失亦若此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此言忘之爲德以見無爲之境像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者爲方圓但以手轉不須用規矩故曰蓋由其手指與方圓相忘是以不必疑其無式而復稽考其中度否也故其靈臺一而不桎故字應在句盡猶言職此之故也忘足忘要知忘是非起下會適句會者合也心與所學相融如將習而悅爾體不言而喻之意始乎適而未嘗不適初尚有適之情至於無往不適則所謂適者亦忘之矣此之謂真適

工倕旋而蓋規矩諸解中呂說明當所論蓋字尤有理膚齋於蓋字頗費辭而後論精到合二家之長斯爲盡善經意不過謂達生之人心通物理而物與之合非區區求合於物故其巧妙其功深備有於世而未嘗不適是爲忘適之適蓋人處世閒能與物通則無往而非適矣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

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閒。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

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虵。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欵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音奚）以車馬。樂鴳（音晏）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總評　此亦明小行小識不足與聞乎大道以表失言之可悔也孫休志在要譽非誠自修者不遇而怨小人之尤矣慶子語此至人之德豈亦聞見自信未臻身有之域乎明汙者自潔以明他汙也驚者訝所聞之異遂至惑於趨向而廢業是以仰天而歎也不然者邪教當因材不可躐等也欵啓者隨件開論漸次引拔也養鳥之論義見前篇末繳中復設

載龍樂爲二論亦是文藝中引氣充神之一技

[illegible]樂天知命故不憂窮理盡性夫何疑若休之所云其於天命理性之說大有逕庭矣故看于告以至人之行忘所膽則內塵遺耳目則外靜然後彷徨乎塵垢之外凡人世有爲有迹皆塵垢也能離乎此則行住坐臥莫非無事之業所謂世出世間矣何爲可恃何長可宰耶令汝飾知脩身昭若日月以攪世間之禍患得全形無天亦幸矣何暇乎天之然哉此所以深警其迷而使之知復也海鳥之喻文意顯明

褚氏總論是篇首論生者人之所重或過養而傷生命在天而莫違或以故而滅命儻達於斯二者則能保其生而安乎命是爲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也故凡生之所無以爲者已之命之所無柰何者達之知其非所當務而吾有純全之天不可須

史難也請觀醉者之墜車儛者之於鐵干
則亦何所容心哉承蜩採角以明積習而
造妙牧羊畏途在乎鞭後而戒危説虎喻
貪爵者不如見鬼顯不能寘妄者多惑此
後設喻不一皆所以申達生之止可攝之詳
且切矣夫人生所養自有定分不爲求之
而得弗求而失也人之患有出非質不爲
幸而可逃智而可免也在乎修人事以順
天理求其無愧而已壽夭禍福非所汲汲
也至若岩谷清修廟堂事業內而養生外
而治人亦不過美人倫興教化同歸乎道
德之理而已然的知生爲可重而能警之傷
乎衽席飲食之間者幾何人哉必也望之
而似木雞御而不竭其力斯達乎生理而
庶幾乎至人之行矣結以魯郊之鳥聞鐘
鼓憂悲蓋外失其養與內傷其性苟知所
以養之則知所以全之要在達已之生推
以利物之生與物同適忘適而無不適矣

通義此篇首言達生可以相天後至人潛行不窒至篇末皆紀事實以證生之不可不達也

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莊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

山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者。則不然。无譽无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无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

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illegible]笑而曰將處於材不材之間此莊子口夫問斷時問難而遂言詮也出口即有覺故隨曰似之而非也自指其言似可免累而實非免累之道以其猶有材不材之可見也惟不以免累爲心一任道德而卷舒無我其核應之有累無累非所與論也大抵物以資用而受戕天也非人所能庸心也命定於木用必以材命定於禽廢必以不材其所取於世者生質定之矣惟無可用之則木不召伐鴈不召烹尚何材不材之足論哉試觀天道之循環得失不可以心思必也

[illegible]爲聖賢者無不因學而成學聖賢者往往狗迹成弊唯得心遺迹斯無弊矣木以不

[illegible]以不材而死此可見之迹也然其所以生所以死豈專在乎材與不材亦有係乎所遇焉故其人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猶以為未免乎累而欲脫去之特未知所遇者如何耳能否係乎材所遇係乎命或謂材屬人而命屬天則截然二途矣蓋材亦出於天而成之在人命全之在人而有係乎天所遇則天人相因之迹而美惡之所以著也故行不材之間賢者之事超三者而無累則入乎聖矣是以必至於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役於物然後材之所不能役命之所不能物也故聖人不貴材罕言命鄉字舊無他音今擬從去聲與向同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

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與人相遠）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灑心去欲。而遊於无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

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柰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

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也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illegible] 居塵出塵此章之大旨中間舉名東樹皆指吾與有者寓言以寄意也送者自崖而

反觀老子謂南榮趎以備來者象之意有人者我役物也有於人者物役我也二者皆非爲已之道若堯不以已役物亦不爲物所役則何累何憂大莫之國結前建德而後取喻以無心爲歸宿文氣便自悠長三呼邪之上當疊三呼二字此譬曲盡人情學者當知道不遠人者如此

【注】孤豹栖伏隱約猶不免於患皮之爲災也今魯國君位無異乎文皮皮之賈禍信能刳形則外皮自去洒心則內欲自除超然遠俗是造無人之野矣到此恐侯邈茲無據又設建德之國以誘之作不知藏見在而足與不求報施不爲恩又安知義理之所適將莪所以恣行而不離乎大道也可樂可葬言安生安死去國捐俗則舍其係累與道相輔則歸於無爲若是者可以至於逮德之國矣魯侯未悟又慮道遠而無舟車告以但能無以君

侯自尊仍無戀此國位以是爲舟則可往矣又慮幽遠無鄰無糧焉至故凡著物滯有者畏[illegible]於塵其患常若此又告以少費寡欲無糧乃足君其泛乎道德之海而無崖無窮送君者踰爵位皆欲平日相從諸熟者一旦棄去而遊乎無窮則向之相從者望崖而不可進遂與之日遠矣夫有人見有於人皆不免憂累唯能若堯之蕩蕩無名斯可免患願君去累除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莫即無也蓋由無人之野斯造建德之國遊大莫則德亦忘矣即逍遥遊所謂無何有之鄉是也虛船觸舟備見前解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舊從居爲句諸解多因之今定從離爲句居屬下文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歛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

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傅。因而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illegible]】為壇於郭門之外來者弗禁多寡弗議也往者弗止無亦弗惟也蓋謂喻意於民而聚民之自願是以今不願而事易集也一之間無敢設也者誠心為國專一而不用智巧況有大塗云者言抱大道以御事則一而不設又豈特此小成哉

【[illegible]】金石奉天之器應律呂調陰陽國所當備者而賦歛於民以為之則宜難成也今乃

三月而成上下之懸鍾上下各六所謂編鍾是也惟其成之速故問何術之設而致是答以唯知純一是守無敢有所設也既彫既琢始於有爲復歸於朴終乎無爲所以至於無識而若怠若疑也萃乎芒乎送往迎來若查賢之過前也來者勿禁隨其曲附也往者勿止從其強梁也因其自窮使各盡其情而已吾能止此而上下二懸猶足以不擾而辦況懷大道於身者乎蓋其識辯也此言以道處物者無往而不從容執物而障道無往而不係累賦斂以成事後世爲國者所不免有道存乎其間則事成而民不害也所謂有道者何守一復朴而已矣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曰然。任曰。子

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翂翂音紛翐翐音族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德誤行而

不名明誤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无責於人。人亦无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

[illegible] 凡序仲尼深造者必極其精純則知凡言其未至者皆其早歲求道發憤之時也觀論語從心一章可見孔子曰善哉以下非孔子實事蓋設言以見意所謂重言也

[illegible] 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二句停勻分讀義自顯然郭氏乃於明字下著註故後來解者不越此論唯呂氏[illegible]獨二家從居從處爲句蓋得當是德名應是明處與上文

錄總言道德流行無往不在但不欲自顯其道德以取伐竭耳絕常此在彼此無貴故能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此孔子服膺大成之言而洗心藏密之效也故標示後世以為炯戒

孔子問子桑雽（音戶）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國名）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借道）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

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无故以合者則无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无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真泠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

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林回林木遺回緑也赤子怖寡不知火老可怖也故曰寡利合夫屬一二段識足以開外逐之散無揖於前不修世係之禮也真拳乃其令老誌衣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足乎己無待於外也孔子之困皆有待於物之故

天屬相收出乎自然無故而合也利合相親出乎使然有故而合也以夫子之友徒比林回之赤子則有故無故可見淡親井絶又為世道慮言之此相收相棄之所以分也夫子既悟歸而絶學以至於無為捐書而究其所以弟子無揖遜之禮而相忘於前其愛益加進則去飾任真皆天屬也奚獨父子而後為至親耶形緣而不離則已常存情率而不勞則性常逸所謂我者得矣又何待乎禮文何資乎外物哉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賢節反)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猨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何能可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无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

見剖心。徵也夫

[illegible]此淺夫托爲南華之言使南華而言此何以爲南華況原憲子貢之言已盡之矣此復重出况以比干剖心爲徵尤見紕謬魏王聞言而不色動其賢矣哉此章與莊子而襄魏王者乎正𦈡帶中結也係履徵而以繩約之也

[illegible]外利祿而守志曰貧無所守而氣餒曰憊貧者士之常憊者士之喪故南華於一字之間必正其名所以欲充其實也騰猿之喻夫豈得已意在柟梓柘棘之分以形容其不遭時耳觀南華所對可謂確乎其尚志者矣千古抱道而不遇貴者何代而非魏王耶然心廣體胖足以勝之則亦何貧憊之有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

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无宮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无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无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无受天損易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推誤物之泄也言與之偕作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

乎。何謂无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巳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巳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

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illegible]】橋木橋枝非樂器也有具無數有聲無音而又能當於人心此正形容孔子聲律身度之意餘義皆明惟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與論語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意似相反彼示人以處貧富之功者蓋日富者不可誇作事之易貧者不可苦日給之難而此則以理勢論受於外者之物也

【義疏】橋木橋枝皆無情之物歌猋氏風傷今思古也廣已而造大猶云張皇其事爰已而造哀鍾情憂戚也夫天損之來安之則易人益之至辭去則難孔子嘗謂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南華反立說語意尤奇而於理無悖此所以度越諸子也蓋貧無怨難指俗而言無受天損易爲學道者而言若顏子簞瓢自樂無受天損易也王子搜登車仰呼無受

人益難也蓋天益損之來安之在我不以損爲損此所以爲易人益之王制之有尊不可辟邦此所以爲難然禍福倚伏勢若循環是以達人說損如益處窮如通故不淫不移死生與參也信知無始而非卒則何損之能損哉天人之理互相因乘今之散者亦非我也造物使之耳夫物受天地運化不啻人臣之從君命雖抱道在躬者不受人損也四達並至命在外者得之有道非竊取也則人益之來君子亦有時乎受之矣鷾鴯畏人襲人間踰處世全身之知其顧窠巢而不去猶人守社稷而不可離也天地之化物不覺其變人當以天合天安時任化爵祿窮狂非所懷也人而不能有天曾鷾鴯之不若也遷物若虛

脤江南古藏本作運運化於義爲優桎當是窒本經多通用

莊周游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

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大各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況縛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illegible]人逐而誶雖遂反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

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其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

通義 感周之顙忘機而物不避也此何鳥也則逐外矣噫悄彈而未即自覺也三月不庭自省也此言饑渴之害為心害也心害而身殞矣逐而誶之故曰以吾為戮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

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注】自美則有所恃而不修於行自惡則常抱歉而樂勸於事行賢有功於人也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義海】存自賢之行則美者人猶惡之況於惡乎去自賢之行則惡者人猶愛之況於美乎美惡由乎形愛惡由乎心貴賤由乎命形一定而不易命有時而窮通心則隨物而變故其愛惡也無常至於彼自美惡而吾不知其美惡則心與物忘同乎溟涬然後可以化物矣彼能去賢此能忘賢是謂不尚賢所以使民不爭歸於自化無為之治莫大於斯故用以結山木之論

褚氏總論是篇以山木命題即大樗櫟社之義皆以不材得終天年又以為不能鳴

而見殺相對立論則有葬之於世譾訒
亦熟矣夫木以臃腫全生理固然也而物
之壽夭窮通各係乎命分所遇不可例以
不材而幸免也材與不材俱爲著迹中閒
一路猶涉滑訛以其似是而非故未免乎
累若欲離三者而獨立乘道德以浮遊與
物同波與時俱化超物欲而無累去文皮
而無災則建德大莫之國不在遠求而自
至矣若虛船之觸舟不怒賦斂而毫毛不
挫皆以若無心待物物亦無心應之至論陳
蔡之厄不若鷾鴯之知趨避鄉辭爵不知扶
蟬乘之此皆逐於物而忘其真故不免乎
累也林回棄璧甘負赤子而遵帝舜命而
貫形緣而情率則知尊天屬不待外物矣
衣大布而過魏王繫履杖而歌焱氏明處
貧而非憊知天損之易受則人益之來處
之必有道矣結以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具
超乎材與不材之閒而一真自如者也哉
議

眞人不僻諱復期學
者更進竿頭一步云

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眞。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眞。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

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眞土梗耳。夫魏眞爲我累耳

通義 數稱者因文侯之造詣與之相近也稱道數當論大道而得情也爲人眞者言行率眞無一毫造作也葆眞善養其天賦之性不雜以人僞也上眞見於外下眞守於中者意消無道之意志也上言物下言人惟無道也故曰物惟其消也故曰人此以善養人也

義證 名所以彰德外學也內學則以爲累德故凡學道之人爲世所稱者皆未能無迹非

德之全若東郭順子其徒猶未嘗稱之世人又安能窺其萬一特因文侯之問遂言大畧其爲人也人貌而天謂外同光塵而內不虧其自然之得虛緣則無爲也而能混迹以葆真清則忤俗也而能假變以容物正容以悟人此爲容之之道使人意消則德博而化容之在我其化在彼此人所難能者而順子能之非雅不待乎稱揚而亦不可得而稱揚也聖知之言仁義之行修其外者耳子方之師之德足以使人內化化文侯聞風而悟至於形觧口鉗亦可謂速化者矣悟所學爲土梗則知絕學爲全真悟魏爲身累則知志位之可又使人意消之良驗也又況於親炙觀謁者乎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

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

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illegible]】此見魯人久習於儀文務於聞見而孔子獨出乎流俗也規矩禮法也龍虎文章也諫似子道似父自賢而好爲人師也魯國一儒與此互發語而條貫黙而道存孔子也二

【[illegible]】言所以在意得意而言可忘禮所以接誠誠至而禮可薄故聖人教人務脩實而文非所尚也則夫進退從容諫我道我者形謀成光去道愈遠謂之陋乎知人心也宜矣昔常卑請見文中子子三見而不言恭恭若不足卑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教不發之嚴矣是亦席上月繫道存之義云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

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敕庚反]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

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熏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此紐孔竅之長受也步趨身形行於彰
道行也由緣入急爲學而做於形跡見於事
功所以體若而覺夫子奔逸絕塵也此形容
作鑽瞻忽末由之意回之傲於形跡心死於
物也故使之反觀心之所在又即天運與人
事拈符而不息者以日爲準以起萬物之於
虛靈亦莫不然太虛之靈熏烝和煦充滿宇
宙生生化化莫非此所成此所謂命也知幾
者知其命有定惟素位而行不能計乎將來
丘以此之故所以此生與日俱齊而不敢將
迎也人苟相觀以形而失此天性其不可衰
乎汝之所學皆可見者不知事過而道已化
汝乃以爲有象而求之是求無以有也唐不
壁之彖肆市也驚焉者於此而聚既斃則散
而無焉矣此虛室也乃復求焉不亦謬哉服
醒而衣之也吾之語汝者語過而忘其所語
矣汝之聽我者聽過而忘其所以聽斯則康
壑之體也至此汝無謂無棲箔而生慮此維
汶

志其知而湛一無知者千世而不變也
此所謂物有待而生死日夜無隙者
[illegible]孔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即楊子
所謂顏苦孔之卓也聖人之心湛如止水無物
來斯屬潛應所感是謂與物爲春日夜無隙
者也若其心死則枯槁絕物滯於頑空沈淪
幽寂莫使復陽故哀莫大焉既心死而不復
陽則人死亦隨之矣日有出入以偷物有死
生有目當是有首天地篇有首有趾無心無
耳者衆有首有趾謂凡戴天履地之人是指
造化中物之存亡係於造化之出入所謂有
待者也日徂則與化俱徃吾與汝共處一生
之中若交臂而過頃刻失之可不哀與汝殆
見乎吾所以見特窺其陳迹已化而求汝之
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唐肆虛齋說爲近
又疑當時闤闠有此名如京師馬竹樊樓之
類要亦不必深究吾服汝也甚志謂吾思汝
之前者已俱化矣汝之思吾亦然此古今聖

賢愚知所共非可以計力免但當委順之知有不亡者存足矣竊觀此章問答極於出入死生造化推遷之理先儒所未發明群弟子所不可得聞者也唯顏子優入聖域故夫子以此告之再詳交臂而失一語有以見拳拳於道義之間情均天屬德意熏然夫化機之不可停猶生之不可常也然而知有不忘則大者常存非化所役去來見在無得而間之前所云者特涉世之迹耳豈足以窺聖賢之蘊哉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將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摯 起下）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掘 父晉禾生前）老聃曰。吾遊於物之初。孔

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女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无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

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
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
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
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
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
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
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
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

孰能脫焉。逃刪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爲
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
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
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
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
之大全也

【闡義】李孔之授受莫此爲精吾師乎吾事乎
議乎其將何其者指人性之原天地之根柢
也將者有且無而有尚然未然之謂言以性之
體不可言其幾界有可言者陰陽互感而萬
物之生無窮其幾不可見不可窮而實爲萬
物之宗也是者有心無損於無朕無方也顧問

者趣向之方得其所一而已貴者至美至樂
者也得至美至樂則死生禍福與所隸之事
皆不足以累心矣已爲道者解乎此言神明
之舍不全體是道而無我者惟解乎此而已偃
至言以修心精前不能知不能言爲至言伏
於中以默自修不忘於修也老子猶然孰能
志修乎不然者謂修而至於無修非不修也
臨雞爵甕中之蠛蠓也包覆於甕中自安於
小不見其大也

道莫大於自然

[illegible]物初者無名天地之始即太極也肅肅
出天赫赫出地即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
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循環無端似有物爲之
紀而莫見其形即所謂上知造物無物不知
有物之造也明夫物初則知已之初以至天
地之初亦若是而已得是至美而游乎至樂
斯爲人道之至也夫物之所生有萌有歸人
之生死不可深究小變謂生死大常不壞也

不壞者一靈之本靜而曰性含虛空而有餘動而曰心入塵垢無不違斯理者涉變而有遁知常曰明其存也如月在水其化也如風行空何易氷易藪之足慮哉天下者萬物之所同則四肢百體豈吾獨有知隸賤可棄而身貴常存則何得喪禍福之有能滑夫水之清性自然也渝至人之德無假修為而物自歸之天職生覆地職形載主教化者聖人之職斯其所以為大全也與此章要旨在生萌死歸而先聖於此多不明言欲人反而求之克其真見之實然後不為死生轉移且人處生死之間上知下遇無得免者生圖厚養死圖厚堊比比皆然罔知所明所歸之何如也夫欲知其所歸必當究其所萌乍聞此言若茫然無致力處研窮經意互有發明南華亦嘗有云察其始也本無生非徒無生而又無形無氣雜乎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有生生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四時也又云

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則先聖不言之秘真人已詳言之人患不求耳是道也可以心會而不可以言盡即禪家究竟究竟無未生已前風火既散已後雖因師指而入終焉直須自悟所謂說破即不中是也學者勉之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中國

君。號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无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通說 此見當時信莊孔為真儒也前胠篋篇中謂陳成子傳世十二事有齊國此言見哀公與陳恒同時矣計其壽將幾何乎余故謂外篇雜篇多後人所擬而附會之者

考證 南華以世間卓犖之才而居溷濁之世時人無足與語無以發胸中之奇遂上詼皇工中談孔老下至楊墨徒跖悉評議而無遺其於察言行之實判心迹之微不啻明鑑之

於秋毫也或謂所談多譏孔子徐觀其言亦不究其意耳是章結以舉魯國儒服而儒者一人余謂尊孔子者莫若南華也請擲東坡莊子祠堂記庶表余言之不妄云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illegible]議】惟思盡職惟恐瘝曠何爵可計何祿可譬故飯牛而牛肥撫國而國稱正易地皆然之謂無求在平時心也盡職在當事事也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吐但反然不

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周義】舐筆和墨矜能逐技於目前不屬不立神營景色於圖外是故謂之真畫若元君者亦可謂知鑒別矣受揖不立領畫圖之意遂返舍也即舐筆和墨四字決非漆書壁經之時所作也

【義翊】爵祿無心而飯牛故穆公與之政工技不矜而槃礴故元君知其畫之真心虛則物附足者內閒故也今世之從事才技者汲汲然恐人之不知而用才者則惟外飾是求宜其得之不精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

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夫大誤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䫇而占反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不替明實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群。長

官者不成德。斔音庚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壞植散群。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斔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大師。北門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无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通義 此非知德之言也文王用機械仲尼苟斯須雖鄙夫猶羞爲之何以爲文王仲尼

易海寔植說者不一司馬註云行列也散群
言不養徒衆一說植者疆界頭造屋以待諫
士拔戍瓢云諫士之館也無隱范先生云植
者邊疆植木以為界加榆關橅塞之類寔植
散群則撤戍罷兵儲封濵一此尚同之裕也
續考司馬子長樂毅上燕王書云薊丘之植
植於汶篁徐廣註謂燕之疆界移於汶水竹
田曰篁植以為界之物也按此則范講為可
據餘義俗
見諸說

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
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
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
嘗與之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

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冦而進之。御冦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通義 事見列子。此亦述之者。御冦自表若此。可見道無終窮。學之不可以自滿也

[illegible] 此章明精藝而神耗。睹窮以道而通藝者。不悚當發矢。沓寓寓如象人。可謂盡射之藝矣。及登山臨淵。則怵汗而不能立。況欲射乎。此伯昏所以示不射之射。特寓道於藝。非以是爲極至也。然亦揮斥八極之漸。與習斂神之道者。請觀諸此。或疑御冦著書而自表

為是何聊蓋術已所以尋蹊所以尋道也
學射羿之巧者不併矣無隱范先生講宗
註燕証郭氏小失云方矢猶方舟之義並也
謂並舉之矢已寓於弦非寓杯水於肘上也
其論
為當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无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

叙事 議論 寫實

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刦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无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无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標記〕此章只是敷演老子既以與人已愈有一句義亦散見於前趙孟之與奪人已之得失一無可以入心者

彼指人非指造物也

中心閒豫故身閒栩栩然息深而浮

知爵祿之來不可却去不可止以爲得失之非我而無憂色此其所以過人也不知其在造物乎其在我乎以爲在我則無造物以爲造物則無我彼我兼忘得失何憂哉躊躇四顧言其自得何暇至於人貴人賤則所樂在內其視三仕三已若遊塵之過前此言安命者忘貴賤輕利者忘爵祿也故仲尼以此古之真人真人者死生無變於已以其浩然之氣充塞天地故推以利人其用無極南華眞言於肩吾叔敖所以爲可仕可止之鍳而於內樂無益損焉斯可與之論道矣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

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尋義】此亦實上章得失非我之義而措點却明與楚王與凡君坐王心猶未亡凡也左右三日凡亡欲王凡不禮乎凡君也楚不禮人楚先亡矣故日不足以存存

【義海】凡君不以國亡係念而能存巳之存知身之重於國也楚王以國存自矜而巳之所存者巳亡以國爲重於巳也巳重於國則雖亡而無傷國重於巳則國雖存而巳無濟矣是知君子所當存者在乎道德而不在國位而況區區得喪下於國位者乎

褚氏總論是篇立論始於子方之師人貌而天隱德潛而不耀有不容稱者遂足以使文侯悟所學之非真知魏國之爲累可謂善揚師德一言悟主者矣何患乎巳之不立道之不行邪仲尼見溫伯雪子目擊道存則啓迪之幾不在乎諄諄訓誥之間

顏子數超逸絕塵瞠乎在後與大化密移盍求諸交臂易失之際老聃遊乎物初而孔子識其濮人獨立與眼相逢造妙若此而猶有問不幾於贅乎然非因機開理則無以惠後學故詳及於陰陽成和生物之與由其萌以究其歸使人人知天地之大全而忘形骸之小變是亦聖人弘道濟物之盛心也哀公謂魯多儒則以衣冠取人莊子稱其行實故得以少之及其號於國而獨存仲尼有以見真道之不磨僞學之易泯衡鑑昭昭其可欺邪文王寓臧丈人政成而夜遁則知有心爲治者任賢惟急應物無心者功成弗居君臣之道至是極矣所以示萬世之標準也至若伯昏以射觀列御寇叔敖三巳而無憂色此又論至命之士離人入天與化爲一揮斥八極死生無變者也學道必至此地庶爲極則不然皆外狗而中殆者耳終以楚王凡君身

國存亡之喻明物我內外之分可謂知輕重矣

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音紛）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无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无爲謂不荅也非不荅不知荅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

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无思无慮始知道无處无服始安道无從无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无爲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

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爲。无爲而无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无爲謂。无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

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黄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黄帝爲知言

汝

自 其 有條理也

通義 此章人名地名皆擬爲之者大旨形容直超頓悟之得亦敷演老子知者不言其意未歸狂屈而不來無爲謂終於無言也無爲謂不知答守璭而不逐問乃所以爲答也狂屈忘所欲言方逐問而即還守虛也皆所以滌知者之外求也黄帝之答落言詮矣雖其知無安得皆本於無無而聽者終入於有是故不近也自此至篇末數章頗精純

知北遊於玄水喻多識之士欲求歸本
源隱弅之丘謂未能全隱其知猶有以示人
也无爲謂則不復以知言故問而不知答反
乎白水之南又向明以求之狐闋則疑心已
空狂屈人以爲狂而全者也欲言而忘明其
不可得而言反於帝宮則求諸內黃帝居中
之主有抑不得不應遂告以知道安道得道
之要在乎無思無處無從而已其是則得其
實似之次焉不近則遠於道矣知言之相反
若此宜吾夫子之於人聽言而觀行不言之
救以身率之無待於言也夫道降而爲德仁
義禮猶人生而知知而能能而役役則爲物
所物欲役歸根也難矣唯大人則能物物所
以易也死生者一氣之聚散神奇臭腐交相
化成亦以人之所美所惡言之且聖人貴一
一則混然無問何分乎神奇臭腐哉唯知死
生爲徒者可以語此知謂貴帝
曰已下重衍前文義不待釋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
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
萬物之理。是故至人无爲。大聖不作。觀於天
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
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
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豪爲小。待之成體。
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
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
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通義】此旨已散見於前篇無隱與扁然者去
去不已之意係以固存蓋日生死相代往過
來續之物自古如此由於造物之精常
如此而無去來也觀天法天之自然也
【表證】此段南華自立説亦接前章无爲无言
之意首三句即是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聖人體天地而育萬物豈直塊然無爲
不作如木偶哉蓋爲出於無爲作本於不作
若天時之運行地氣之發育不越乎自然而
已合天地之神明至精與物變化榮枯形狀
昭昭可覩而莫知其爲之者此所謂根也不扁
然而萬物即萬物芸芸之義自古固存道不
渝也故大彌六合細入秋毫與物同波而日
新陰陽俱運而有序若亡而存恍惚有物也
不形而神冥冥見曉也萬物莫不生育於斯
而不知此爲本根所謂本根者亦豈他求哉
反求諸吾身得其所以生我者是以知其根
而守之不離是謂歸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吾道至此始可進又玄一步故曰可以入天矣今陳碧虛照散人劉得一本合彼參之上文於義爲優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死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此與孔子見老聃齋沐意同畢寐非昏然不覺比也心冥意并形神俱化也正形四體安舒也一視明目而反觀無他見也天和猶曰太和元氣全也攝知收歛覺性也一度氣止不柔也神自巳神明也如此德潤身道爲廣居矣若造於此則朣凝定何所似乎殆猶犢雖視而無意乎師言未竟而弟子忘機言者聽者同此洗心之功也屬齊謂此二人好手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心裏中紅心彼忘聽此忘言礙其人而非人也故曰彼何人哉一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

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耶

通義 志形骸泯知識於冥而後可以語乎此此紀古昔君臣之爲師友相釋者如此既知爲氣則其聚散無常成人成物皆適然耳胡可得而有耶

音義 丞或云舜師諸解罕詳及續考碧虛子音義註云古者帝王有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蓋官名也此說明當夫道本無形因物而見身非我有以神而靈天地委形有成必毀所謂吾者暫寄焉耳日生日性亦然則子孫之爲委蛻又可知矣故其行處飲食一當任之自然天地之和氣流行生育萬物此共彼謝彼死此生皆道之運化無極而物之受

論無窮者也汝惡得而獨有之盖明天地造化無私以破世人執有其身憐子愛孫之惑惑破始可愛身以入道矣此南華真切爲人脫韁解鏁之要訣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畧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无門无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

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此不高。地不得此不廣。日月不得此不行。萬物不得此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音陰）醷（於異反）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

史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敕刀反墮其天袠。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

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无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年夫）

通義 此章問答詞旨皆明惟果蓏有理一句不類蓋衆微物以例其餘所以起下文也天殺天殺猶曰天刑蓋以人之生於桎梏如弓矢之在弢殺亦天限之使不能出也將至道者無言無聞今有言有聞非將至之所務也必復其無知無無爲不思不議而後可謂之至道此章不若新沐章精粹

義海 昭昭生於冥冥至形本生於精明天下之有生於無也萬物以形相生一生二二生三之義來往無門而四達皇皇无非門也思慮恂達而耳目聰明无非用也天地萬物莫

不由斯則道之爲用大矣世人徒以區區博辯爲知慧而欲求合乎大道聖人以斷棄之矣此章首所以先令捨繫知慮而後告之必至於世間益損所不能加則淵淵巍巍終始萬物運量萬物而不匱離琢衆形而非巧也物往資焉而不匱至無而供其求也此其所以爲道歟中國有人非陰非陽言有無死生不得以係之直且爲人有人之形而無人之情將反於宗將乎物初之謂也人生乃一氣之結聚雖壽夭不同等之須臾奚足以分尭桀之是非觀夫果蓏雖微種類滋榮各有餘理人倫之貴賤高下相齒亦然是以聖人遇則順之不忤物性過則忘之不介已懷日謂日偶皆應物之妙用而不離乎道德之閒此帝王之所與起人民之所依賴者也夫當之出機入機亦其常理而世人不免乎悲哀求離乎自然之發衆也若以理竭破則發衆自解魄往身從乃大歸耳何足哀邪不形之形

出而生也形之不形入而死也是人之所知非將至而難明之事衆所同論也然理至則忘言可言則未至故辯不若默聞不若塞若塞若默此謂大得則辯之與聞失可知矣運量萬物而不遺碧虛照散人劉得一本作不匱義長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无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豨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无乎逃

側用句　官名　錯綜句

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无何有之宫。同合而論。无所終窮乎。嘗相與无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无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

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

【口義】道無往而不在問不及本正猶司市之官問監市以物之市價而及於屠宰之流雖日至下亦市價之所在也惟無固必擇之心何往而非至道且如今人之言曰周曰徧曰咸三者雖異名而實則一指也若無固必而游乎太虛視萬爲一而論之則無跡無爲一惟澹漠清靜調適於其間而已如此則寂寥無感者吾志也無所往無所至湛然常住萬物之來去無窮而吾之應不留逍遙天壤通明無際矣蓋生物者非物也何有所際惟物則有際試觀天象盈虛衰殺本末積散跡也有際者也而所以盈虛衰殺本末積散者則道也豈有際乎豈謂瓦甓之類非道乎此亦申上章之意也

【義海】道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而其體性周徧法界此云道在瓦甓稊稗指其至下者

言之觸類而通則知徧一切處何物不具此道但人品不同見有差別聖人見道不見物凡人見物不見道蓋因物以障之非道有存亡也今所問固陋不及道之真質反不若履豕者得其豕肥之要也汝若謂道之逃乎卑下之物則不能周徧咸具矣混三者而遊於無何有之鄉安有所窮極邪所謂澹靜漠清謂間者終歸於寂寥而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謂神遊入極舉意即到以至不知所止不知終窮皆形容此道用之無盡物物者道也與物無際道生萬物之謂也而物有際者謂物各有限量是所謂際際也道何有際哉不際之際道散而為物也際之不際物全而歸道也道散為物則易全從源趨流出乎自然也物全歸道則彝反流還源出於使然也若悟夫為盈虛者非盈虛為積散者非積

散則安知使然之極不歸於自然者乎

婀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婀荷甘日中奓（音奢）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㬥（音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无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堈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无形。聽之无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

泰清問乎无窮曰。子知道乎。无窮曰。吾不知。又問乎无爲。无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无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无始。曰。若是則无窮之弗知。與无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无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内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无始曰。道不可聞。聞

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无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无問問无應。无問問之是問窮也。无應應之是无內也。以无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游乎大虛

疏道不可言不得已而有言言即狂妄也天非吽老龍猶令人忽聞異事訝之而呼天也夫子君子之稱唐虞之世尚無之況又古乎於是者猶言是即也因此而知上古之論

問也泰清無窮無爲無始皆擬名寓言也

【[illegible]】此章明道至大不可以問荅盡聖賢於此沒身而已人處萬世之中不啻豪末之在馬體其於道也亦然故老龍死而神農擁彗介擱予所謂體道者正指老龍能隱而顯之耳世人以視聽莫及爲合道之實宜非知道也特見道之無而未能無無也泰清問無窮無窮不知也又問無爲無爲知道之數而已乃問無始無始定知與不知之淺深內外即篇首黃帝云不知真是志者次之知之終不近也於是泰清卬而歎曰孰知不知之知謂不必求知而有自然合道處無始乃悟道之不可以聞見言也形形之不形猶云生生者不生則道不可得而名也故問者應者皆未聞道聞則不問亦不應矣道無問而強問瀾因問而窮道無應而強應是無主於內沒安足以知至大至先至高至廣者哉中而數徼

之不逼義當是卯詩瞻卯
昊天與卯同傳寫之誤耳

光曜問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及為无有矣何從至此哉

[illegible]及為無有矣此有字指上文予能有無之有字謂無其所有所能也

[illegible]光曜喻學道而有所見心華發明之初無有則損而至於無為宜其不得問而窅然空然視聽搏之不可得也光曜始悟而歎其道之至何所修為而至於此乎猶河伯見海

若望洋而歎也亍能有無謂知萬法皆空故獨明此道然猶坐於無未造重玄之域今汝得而無有何從而至此哉重歎羨其不可及也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无視也。非鉤无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无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illegible] 大馬或曰大司馬之屬有鍛鉤者老精於藝與庖丁解牛義同心純而已

詳道 捶鉤之於物無事不用世間之用能無有之謂也非鉤無察精其在我之用能有無

之謂也至於無不用則無無之謂與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無有無互顯故物孰不資焉無之爲物皆然空然最難形狀而道妙所立至神之運實資於此世人孰著於有不知從無而生還歸於无耳故真人多以此立論破世人之執見明萬物之始終信能靜而求之忘而契之萬有俱空一真獨露始知用假不用而長得其用非虛言也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

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至此情勢有心一刀兩段）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皆問）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通義 如此問如此疑如此答點鐵成金之訣也惜乎冉求不足以與此也

義海 冉求此問有疾雷破山之勢夫子等閒一答使之失問而退聖賢之分量可知蓋求

也雖升夫子之堂所習無過世學則其聞見不越乎耳目之聞未有大地之先豈能逆知哉宜其怪而有問也夫人之一身法天象地未有天地之先吾身之本來是也知吾身之本來則知天地之先知天地之先亦以有天地之後推之耳聖人者静古以御今則必能推今以明古豈止百世可知哉夫天地乃空中之細物物中之至大者有形生於無形終亦必歸於壞但人居短景目不及見猶夏虫之不知氷耳神者先受之知其神而神也又且爲不神者求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昔昭然者沒用知識而求其所謂神是神者先受之今昧然者聞道而志其知識是不神之中有神存焉汝又何必更求邪蓋使之反照心源得無所得不昭不昧無古無今則死生不得以係之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謂其獨也非有所待也猶向息非今息前媚非後媚之義復提起問端云有先天地生者物邪

言獨有道君天地之先物無先天地生者物物者非物道生天地萬物不可以物名之有物出涉乎形器使不得爲無物由其有物故也由其有物則從一生萬林林總總日接乎前能卓然獨立不爲所惑者鮮矣是知人物無窮由於造化之無窮故聖人仁愛之心及物亦無窮然均不免散淳朴爲澆漓太古無爲之治不可得而復也夫欲還太古無爲之治其惟善求巳之先天者與經文猶字疑當作由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无有所將无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

過迎 存神 忘巳 逐物

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

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韲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

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口義】無將迎而湛湛於中此真遊也古人過化而存神囿圃宮室以漸而監聖人處物以下言遊於無將迎之方遇猶悟也適然有見故曰遇不遇迷而不見也能其材之所能藝也不忘其所能則蔽其本體而不見者終於不能矣是不能所不能也大抵有所不知有所不能囿人之常也求多知多能以免無知無能者有限光陰有限足力有限心思而求欲免此是役役終身徒敝精神而卒歸於無知無能也不亦可悲乎此非顏子所宜問

【義海】外化者柔以和光內不化者介以立德內化者心隨物遷外不化者矜持矯俗世之人不化其所當化而化其所不當化此古今澆薄之所以別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聖人

主直以治天下與物化也真以治身一不化也誠能真以治身則推之天下特餘事耳將無內外之可辨化與不化同歸於化矣故安然與之相順而必無過舉也園圃宮室言聖人之所安後世游之者益少而日狹其居所尚者儒墨之師猶不免是非分競以相鑿傷况今之人其能處物無傷而與相將迎乎無惟其棄園圃宮室群居之樂而為山林皋壤獨善之情樂極必哀滑鄙市者慕山林之清樂山林者無不厭之理蓋世情容移與化同運不自覺此身為哀樂之旅舍也外物藉云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與此同過謂物接於前者不遇則遺物離人見猶不見也能謂施為處當者不能則如愚守朴絕學無為也人莫不以物之去來為哀樂不悟吾身亦暫寄耳况所遇所能又吾身之暫寄者哉唯無知乃真知無能乃真能是人所固有而不免者今棄其固有而反務乎多知多能苦心勞形

役役以至於弊此真人之所哀也凡人固不
能無言無為但無心於言為之間則言為之
累自去斯為至言至為也若齊限以為知則
淺陋不近道矣君子之人當是古之人三字
者氏總論是篇以知立題知者有為有言
之所自也北游則趣其本方有還源之意
玄水至妙而存澤物之功有心於為道之
譬無為無謂則寘於道矣故三問而不知
答不不知乃真知也黃帝答之愈明其如道
愈不近何是故聖人雖形去智墮體黜聰
無為而萬物成不言而天下化知道不可
得而有身不可得而私物之有生於無通
天下一氣耳神奇臭腐之交化陰陽嗜醜
而自生勃然出寥然入衆人所同也與物
化一不化聖人之所獨也死生任化張奏
自隨則居化而任化無化無不化忘化化而
化化安化安不化哉每況愈下故道在死
覺用假不用故工乎極鈞以今日而知天

地之先不居則不去也無將延而通內外之化覆物而不傷也由是知不因覺而靜者無所不靜化不因物而樂者無所不樂非化所能運非累所能侵可以一日爲百年可以百年爲一日則安知今日之所寓非壺中之天地哉靖觀世人之爲物逆旅往往以所遇所能而殘生傷性無異沉標就爐騰鞴須臾而形已燼矣莫若不遇不能之全其真也太上云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故南華以至言去言至爲去爲終知北篇之旨云

莊子卷第七終